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荊公詩注

目錄
卷一至

詳校官庶吉士_臣龍廷槐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 _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 _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 _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 _臣李維裕

謄錄監生 _臣戴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王荊公詩註

別集類二 宋

提要

臣等謹案王荊公詩註宋李壁撰考宋史及諸刊本壁或從玉作璧然壁為李燾第三子其兄曰垕曰塾其弟曰臺名皆從土則作壁悞也壁字季章號雁湖居士初以蔭入官後登進士寧宗朝累遷禮部尚書叅知政事兼

同知樞密院事謚文懿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乃其謫居臨川時所作劉克莊後村詩話嘗譏其注歸腸一夜繞鍾山句引韓詩不引吳志註世論安以蟲疑冰句引莊子不引盧鴻一唐彥謙語指為疎漏然大致捃摭蒐采具有根據疑則闕之非穿鑿附會者比原本流傳絕少故近代藏書家俱不著錄海鹽張宗松得元人槧本始為校刊集中古今體詩

以世行臨川集較之增多七十二首其所佚者附錄卷末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稱開禧初韓平原欲興兵遣張嗣古覘敵張還大拂韓旨復遣壁壁還與張異詞階是進政府云云是壁附和權姦以致喪師辱國實墮其家聲其人殊不足重箋釋之功足裨後學固與安石之詩均不以人廢云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恭校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臣

等

總

校

官

臣

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王荊公詩注目錄

別集類二 宋

卷一

古詩

卷二

古詩

卷三

古詩

卷四

古詩

卷五

古詩

卷六

古詩

卷七

古詩

卷八

古詩

卷九

古詩

卷十

古詩

卷十一

古詩

卷十二

古詩

卷十三

古詩

卷十四

古詩

卷十五

古詩

卷十六

古詩

卷十七

古詩

卷十八

古詩

卷十九

古詩

卷二十

古詩

卷二十一

古詩

卷二十二

律詩

卷二十三

律詩

卷二十四

律詩

卷二十五

律詩

卷二十六

律詩

卷二十七

律詩

卷二十八

律詩

卷二十九

律詩

卷三十

律詩

卷三十一

律詩

卷三十二

律詩

卷三十三

律詩

卷三十四

律詩

卷三十五

律詩

卷三十六

律詩

卷三十七

律詩

卷三十八

律詩

卷三十九

律詩

卷四十

律詩

卷四十一

律詩

卷四十二

律詩

卷四十三

律詩

卷四十四

律詩

卷四十五

律詩

卷四十六

律詩

卷四十七

律詩

卷四十八

律詩

卷四十九

律詩

卷五十

律詩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王荊公詩注題辭

王荊公詩五十卷鴈湖先生李壁季章箋注予十年前
購得華山馬氏所藏元刻本間取通行臨川集勘之篇
目既多寡不同題字亦增損互異乃歎是書之善不獨
援据該洽可號王氏功臣也史稱季章嗜學如飢渴羣
經百氏搜抉靡遺今鴈湖集既不存其他著錄亦盡逸
惟是書見稱藝林而流布絕少因重鋟之以廣其傳俾
嗜古者得窺先生之蘊涵識臨川之意匠而并可正俗

本之紕繆殆如景星鳳凰爭先覩之為快已乾隆辛酉
上巳後五日武原張宗松題於清綺齋

畧例

荆公詩註五十卷見晁氏讀書志與是書卷帙相符馬氏通考稱十五卷蓋傳寫者偶倒其文耳陳氏云參政眉山李壁季章謫居臨川時所作助之者曾極景建魏鶴山作序

王逸注騷李善注選皆分疏於句下未有譏其橫隔者後人注杜始變其例并注於全詩之後是書體例不一或分注或總注或用圈隔之或牽連書之悉遵其

舊不敢妄為攙易

注家多穿鑿附會之病又有稠疊蔓引之病李氏摭摭蒐采務求來歷或字義稍有異同則云公別有所本或云未詳出處豈有改竄舊文偽造故事以疑悞後學者乎至於彼此複出李氏亦或不免然一經刪削便失昔人面目不若仍之為愈

改壯月為牡丹疑本刊為水利勘書所以貴闕疑也然元刊不逮宋槧也是翁屢言之是書間有顯然訛脫

處悉取四庫書校正惟釋典道藏插架所無未敢增
易一字

薛夢符之補注杜集黃學臯之補注蘇集類皆自為一
書是書補注或綴卷末或附詩後今悉仍其舊惟低
一字以別之

原本尚有劉須溪評點品藻甲乙容有未當且雜亂注
中觀者目眩今並芟之使李注孤行更覺心目開朗
詩集之前例有年譜杜韓蘇諸家皆然荆公獨無或以

為請予曰李氏子題下或標年月或引時事姓名必
著官爵必書其于公生平出處兄弟朋友親屬過從
離合之迹亦畧可考焉予聞見淺陋未敢為續貂之
舉止仿杜韓蘇三家例附宋史本傳于卷首知人論
世請竢後賢

詩中先後序次與世俗所行臨川集本亦無大異但俗
本遺漏甚多古詩如八卷中鳳凰山第二首十二卷
中揚雄第一首十五卷中寓言第四首第六首第七

首第八首第十首第十三首二十卷中澶州一首寄
平甫弟衢州道中一首二十一卷寄慎伯筠以下十
三首河北民以下二首律詩如二十五卷中次韻張
子野秋中久雨晚晴以下五首三十六卷中次韻王
禹玉平戎慶捷一首三十七卷得孫正之詩因寄呈
曾子固至末凡三十首四十卷中春怨一首宮詞一
首四十六卷中雜詠第六首四十八卷中晚春以下
七首子貢一首通計古今體詩七十二首皆此本所

有而俗本所無也惟五古中車螯一首及信陵坊有
龍山樂官一首五律中致仕邵少卿挽詞二首則俗
本載之而此本反缺因彷彿草堂詩箋逸詩拾遺之例
附錄于末又七律中偶成二首李氏逸去其一而附
注于寄曾子固詩下或疑中四句重用之故然題下
及目錄內仍作二首豈李氏原未嘗刪而刊書者誤
去之與不敢妄增亦列之于補遺中

通行臨川集本詩題每有增損字句亦多異同或如魯

魚亥豕亟當改正或如別風淮雨無嫌並存遽數之
不能終也意欲倣朱子之于韓文別為考異一卷卒
卒未暇姑俟諸異日云

李氏之注王詩猶施氏之注蘇詩任氏之注黃陳二家
詩也山谷後山詩注尚有前明雕板東坡詩注則宋
漫堂先生獲宋槧本刊行于吳中今遂家有其書矣
獨是書絕無僅有近代儲藏之家若絳雲若傳是俱
不列其目華山馬氏至晚歲始得之故道古樓書目

亦未之載衍齋沒後復隨雲烟飄蕩流轉數姓歸予
插架因念吾鄉姚叔祥有言藏書家但知秘惜為藏
不知傳布為藏遂繕寫雕印公諸同好覽者勿易視
之

宋漫堂先生所得宋槧施注原闕一十二卷其存者又
多殘脫雖經時賢補綴究非昔人完書識者不無憾
焉是書首尾完好不為蟬蝕鼠齧殆有神物護持惟
卷端失去魏鶴山序一篇第三十卷第五十卷失去

兩末頁訪求數年無從鈔錄與昔之刻山谷詩注者
失去鄱陽許尹一序又失去題下注脚二頁髣髴同
符亦一異也俟訪得之當即補入

開雕於庚申臘月歲事於辛酉夏五縱吏剗厠鳩工而

飭材者倪子東銘

大成

也往來商榷析疑而辯論者

許子初筠

昂霄

也至於讐校之勞余獨任之而某書

某篇代余檢覓則塾師朱子學顏

以發

暨閭評

兩兒

與有力焉例得附書

欽定四庫全書

王荊公詩注卷一

宋 李壁 撰

古詩

元豐行示德逢

德逢姓楊與公隣曲。按王直

陳輔浙西佳士也每歲清明過金陵上塚事

畢則至蔣山過湖陰先生之居清談終日歲

率以為常元豐辛酉癸亥頻歲訪之不遇題

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

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

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曾稱於舒王聞之笑

曰此正戲君為尋常
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四山脩脩映赤日田背圻如龜兆出

詩子尾脩脩此借用。退之詩或如

龜圻兆

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雷蟠電掣雲

滔滔夜半載雨輸亭臯早禾秀發埋牛尻

子虛賦云亭臯千里師古曰為

亭候於臯隰之地。埋牛尻言久旱得雨禾皆怒長其高可沒牛尻也。

豆死更蘇肥莢毛

倒持龍骨掛屋敖

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龍骨所以買車水既得雨則無用故掛之屋敖買

酒澆客追前勞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元

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先生在野固不窮擊

壤至老歌元豐

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

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

後元豐行

介甫熙寧七年罷政作此歌正居鍾山時或謂公欲以徹神考之聽冀復

相此繆論也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

鹽鐵論周公之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

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水秧綿綿復多

徐龍骨長乾掛梁枬

秧禾秧也載艾綿綿其庶○爾雅釋宮枬謂之梁枬謂之摘注屋枬

也說文云枬齊謂之檐楚謂之枬摘丁狄反枬音呂鮐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

勝牛乳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踏歌

女起舞

張說劉禹錫皆有踏歌行神仙藍采和常醉踏歌云云

但道快樂無所苦

老翁輒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棹小舟乘興歌眠過白下

逢人歡笑得無愁

爾雅云櫂謂之棹注云櫂也說文櫂之弋反弋也從木戠聲棹逸即反從

木弋聲櫂巨月反弋也從木厥聲○漢地志云棹柯繫船杙也○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躡伐夜郎軍

至且闌採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耳闌有採船採柯處乃改其名為棹柯杙音弋○白下見題半山寺壁

注

夜夢與和甫別如赴北京時和甫作詩覺而有

作因寄純甫

和甫名安禮行第三十六純甫最幼名安上行第三十七

水菽中歲樂鼎茵暮年悲

檀弓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莊子寓言曾子

再仕而心再化日吾及親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

同胞苦零落會合尚

淒其況乃夢垂濶傷懷而賦詩詩言道路寒乃似北征

時叔兮今安否季也來何遲中夜遂不眠展轉涕流離

禮記文王世子今日安否何如

老我孤主恩結草以為期

沈括筆談歐公有奉使回

寄劉原甫云老我倦鞍馬誰能事吟嘲王荆公贈弟和父詩云老我孤主恩結草以為期言老我則語有情上

下句皆惜老之意若作我老與老我雖同而語無情詩意遂顯憤此文章佳語獨可心喻○宣公十五年魏顆

敗秦師于輔氏見老人結
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
冀叔善事國有知無不為
氏

荀息曰公家之利
知無不為忠也
千里永相望昧昧我思之幸唯季優

游歲晚相攜持於焉可晤語水木有茅茨
晚蘭佇歸憩

遠屋正華滋

純甫晚以管勾江寧府集禧觀家居○水
木湛清華○今人以古語揀椽土堦對茅

茨遂以茨為屋其實茨亦草也又按韋忠傳吾茨簷賤
士本無宦情然太史遷傳茅茨不翦注則云屋蓋曰茅
茨茨以茅覆屋據此則茨又為屋蓋也兩
存之○白詩清和四月初樹木正華滋

純甫出僧惠崇畫要予作詩

純甫公季弟也惠
崇建陽人工畫鵝

鴈驚鷺尤工小景善為寒汀煙
渚滿瀨虛曠之象人所難到也

畫史紛紛何足數

畫史見虎圖注

惠崇晚出吾最許

崇非特善畫又工詩

今十僧詩集崇其一也

早雲六月漲林莽移我翛然墮洲渚黃蘆

低推雪翳土鳬鴈靜立將儔侶往時所歷今在眼沙平

水澹西江浦暮氣沉舟暗魚罟

李義山詩湖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欲眠

嘔軋如鳴

一作聞

櫓頗疑道人三昧力異域山川能斷取

維摩經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脱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世界之外其中衆

生不覺不知

方諸承水調幻藥灑落生綃變寒暑

周禮司烜氏以鑒取

明水於月注鑒鏡屬也世謂之方諸又淮南子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方諸陰燄大蛤也熱摩拭令熱

以向月則水生也許慎注諸珠也方石也楞嚴經第三
卷諸太幻師求太陰精用和幻藥是諸師等手執方諸
承月金坡巨然山數堵粉墨空多真漫與

江南中主時
建業僧巨然

祖述董源筆法尤工秋嵐遠景不為奇峭源及巨然畫
筆皆宜遠觀其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
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觀異境○金坡遺事王堂後北
壁兩堵董羽畫水正北一壁吳僧巨然畫山水皆有遠
思一時絕筆也有二小壁畫松亦奇妙○據畫譜言巨
然用筆甚草草此可見其真趣不應有粉墨空多之譏
反覆詩意本謂巨然畫格最高而拙工事彩繪者乃為
世俗所與也○按唐制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開元時
又置學士院在翰林院之南始改供奉為學士至德後
隨上所在而遷駕在大內則明福門置院駕在興慶宮
則金明門內置院德宗時又移院
於金鑾坡上今詩云金坡本此

濠梁崔白亦善畫曾

見桃花靜初吐

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工畫花竹翎毛體製清瞻雖以敗荷鳬鴈得名然於鬼神

人獸尤精熙寧初與文宣丁貺葛昌畫垂拱殿御宸竹鶴各一扇白為首出弟懋畫亦佳酒酣弄筆

起春風便恐漂零作紅雨流鶯探枝婉欲語蜜蜂掇藥

隨翅股一時二子皆絕藝裘馬穿羸久羈旅華堂直惜

萬黃金苦道今人不如古

題徐熙花

黃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江南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畧施丹粉而已

神氣迥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畫麤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黃格更不用墨

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筌等不復能疵瑕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徐熙丹青蓋江左杏枝偃蹇花婀娜一見真為值芳時

安知有人槃礴羸

槃礴羸見虎圖注

同朝衆史共俳娼

同朝謂黃筌輩

也三蒼解詁大夫妒為娼

亦欲學之無自可錦囊深貯幾春風借問

此木何時果

說文在木曰果在草曰蘇又達摩偈云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題燕侍郎山水圖

燕名肅以禮部侍郎致仕青州人冠準客嘗以工部郎中

直昭文館為燕王府記室參軍

往時濯足瀟湘浦獨上九疑尋二女

李白遠別離古有黃英之女乃在洞

庭之南瀟湘之浦○湘中記九疑山在營道北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曰九疑又山海經蒼梧之川其中有九

疑山漢武巡狩祀舜於此

蒼梧之野煙漠漠斷隴連岡散平楚暮年

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

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人

義士埋黃土祇有粉墨歸囊褚

國史燕公判刑部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

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可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奏讞者歲踰千人無不貸免自始至今所活無慮幾千萬人矣

陶鎮萊示德逢

江南種菜漫阡陌紫芥綠松何所直陶生畫此共言好

一幅往往黃金百北山老圃不外慕

一作慕此

但守荒畦斲

荆棘陶生養目渠養腹各以所長為物役

老子是以聖人為腹不為

目故棄彼取此注為腹者以為物養已為目者以為物役已

已未耿天隲著作自烏江來予逆沈氏妹于白

鷺洲遇雪作此詩寄天隲

公自注云辛酉冬天隲復來誦此遂

書于壁請天隲書所酬於右

朔風積夜雪明發洲渚淨開門望鍾山松石皓相映故人過我宿未盡躋攀興而我方渺然長波一歸艇款段

庶可策

款段見和王勝之借馬注

柴荆當未暝與子出東岡牆西掃

新徑

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

約之姓段亦家金陵與公居止接近

往時江總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桐臺傾尚餘竹

江總

陳人也仕至尚書令陳亡入隋為上開府開皇中卒。劉禹錫詩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青溪實

連秦淮按建康志江總宅在青溪大橋北與孫瑒宅對夾青溪又金陵故事南朝鼎族多夾青溪江令宅尤占

勝地至國朝為段約之宅王荆公詩有昔時江令宅今日段侯家段氏有割青亭公詩又有割我鍾山一半青

是也今上元縣丞廳南青溪上有割青亭舊基尚存。江令尋宅詩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池塘三

四月菱蔓芙蓉蘂馥蒲柳亦競時冥冥一川綠方坻最所

愛意謂可穿築

梁昭明太子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又阮孝緒性沉靜恒以穿池築

山為樂

欲往無舟梁長年寄心目故人晚得此心事付草

木消搖欄字新攬結蹊隧熟

檀弓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晉書五行志草生可攬

結女兒可攬

更能適我願中水開茅屋鬼營誅荒梗入境掃

喧黠濠魚淨留連海鳥暖追逐豈無方外客於此停高

躅憶初桑落時要我豈非夙蠶眠忽欲老一介未言速

左傳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

當緣東門水尚溢南浦舳吾廬雖隱

翳賞眇還自足橫陂受後澗直塹輸前瀆跳鱗出重錦

舞羽墜輓

一作媛

玉

天寶中吳國獻軟玉鞭屈之首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乃以聯蟬綉為

袋碧蠶絲為鞵

碧筩遞舒卷紫角聯出縮千枝孫嶧陽萬本母

淇澳

魏慙守濟南以大蓮葉酌酒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屈柄飲之名碧筩杯。紫角菱也退之城南聯

句云菱翻紫角利又云菱涎角出縮。書嶧陽孤桐言千枝孫嶧陽則桐可知也。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萬本母淇澳謂竹也。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藪

韓奕詩其藪維何維荀及蒲爾雅藪

某之總名尚復有野物與公新聽矚金鈿擁蕪菁翠被敷首

猶蝦蟇能作技科斗似可讀

韓詩黃黃蕪菁花花黃故比金鈿。公以翠被形容

苜蓿之青苜蓿草也本草附菜部以其可食故也又西
京雜記苜蓿一名懷風或謂光風在其間嘗蕭然照其
光彩故曰苜蓿懷風。爾雅科斗蝦蟇子
也一名活東頭圓尖而尾細古文似之 樛軒俯北渚

花氣時度谷耕鋤

一作耘鋤

聊效顰締構行可續荒乘儻不

倦一晝敢辭卜雖無北海酒乃有平津肉脩脩仙李枝

城市久煩促寄聲與俱來陰我臺上穀

韓詩荒乘不知疲。孔融字文

舉仕為北海太守故世號為孔北海嘗歎曰坐上客常
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

○張茂先答何劭詩云恬
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

同王濬賢良賦龜得升字

世傳一尾龜百齡此龜逮見隋唐興雖然天幸免焦灼

想見縮頸愁嚴凝

龜百歲一尾千歲則十尾龜笑傳縮頸而却欲亟去也。退之月蝕詩烏

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殼自遮

前年赴海不量力欲替鼃負三陵嶒

列子

湯問帝命禹彊使巨鼃十五舉首而戴之注云大荒經曰地極之神名禹彊靈龜為之使

番禺使君

邂逅見知困簸蕩因嗟矜疾呼豫且設網取以組系首

鼃穿繩北歸與俱度大庾兩夫鼃屬苦不勝

番禺廣州也。豫且

龜笑傳莊子作余且鼃或作𪔐而三切龜甲邊也。左太冲吳都賦巨鼃鼃屬首冠蓬山注鼃屬用力之兒

艤舟秦淮擔送我云此一可當十朋

易損卦十朋之龜弗克違馬鄭解謂

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
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昔

人寶龜謂神物奉事枯骨尤競競殘民滅國遞爭奪有

此乃敢司靈烝

一作黎烝

於時覩甲別貴賤太卜藏法傳昆

仍

靈烝猶言黎烝謂生靈也。爾雅前弁果謂甲前長後弁獵謂甲後長。周禮春官有太卜。元孫之子

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此言太卜世職

宣知元君須見夢初如歡喜得未

曾自從九江罷納錫衆漁賤棄秋不登卜人官廢亦已

久果獵誰復知殊稱

莊子外物篇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

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問余且漁何得對曰得白龜焉其圓五尺

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割龜七十二鑽無遺筮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無遺筮不能避剗腸之患知有所因神有所不及也。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注秋取龜及萬物成也。食貨志工商能登龜取貝者如淳注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春官龜人東龜曰果南龜曰獵今君寶此世莫識我亦坐注前奔果後奔獵是其體也

視心普普措床纔堪比瓦礫當粟豈肯捐斗升糝頭腥

臊何足嗜曳尾污穢適可憎

措床出龜笑傳燕文貞公女嫁盧氏嘗為舅盧公求

官候公下朝問焉公但指措床龜視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辱事矣。當粟謂典當之當其事未詳。禮記內則和糝不蓼注米屑之糝。博物志東南之人食水產龜蛤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臊。莊子北龜

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

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盛溲除聲豈必驗蹈背出險

安敢憑剗腸以占幸無事卷殼而食病未能

北夢瑣言

溺以其性妒而與蛇交或雖蛇至有相趣聞噬力小致
斃者採時取雄龜置瓷盤及小盤中於龜後以照鏡之
既見鏡中龜即淫發而失溺又以紙炷火上令熟點其
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鏡照也得於道士陳釗專以入藥
治聲尤妙。本草山龜之大者人立背上可負而行續
搜神記黃鰭入山迷道見大龜祝之曰汝是靈物今騎
汝背示吾路毛寶行於江見漁人釣得一白龜寶贖放
江中寶十餘年守鎮邦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戰敗投江
脚如踏一石上視之乃先所故白龜長六七尺許送至
東岸遂得免。淮南子道應訓盧敖游於北海至蒙穀
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鬚浚注而鵠肩壘上而殺下
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遜逃乎碑

匿於碑陰 盧敖就而視之方倦 楚人謂侶為倦龜殼而食蛤蜊如聞翕息可視效往乃

有墮崖千層仰窺朝陽俯引氣亦得難老如岡陵諒能

學此真壽類世論妄以蟲疑水

抱朴子都儉行獵墮空塚中見大龜張口吞氣

或俯或仰乃試隨龜所為遂不復飢。博物志人有出行墜深泉澗者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不飢。莊子秋水嗟余老矣倦呼吸起晏光景難

瞻承

楚詞漱正陽而飡朝霞注陽陵子明經朝霞日始出之氣令起晏不及呼吸之矣

但知故

人所玩惜每成異物相侵陵惟憂盜賊今好卜夜半劫

請無威懲復恐曉夫負之走并竊老木為薪蒸淺樊荒

圖不可保守視且寄鍾山僧

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曰寶者何龜青純昭公

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莊子大宗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盜跖篇內則疑劫請之賊劫劫許業反○異苑孫權時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游不良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告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詞禍將及汝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猶用桑樹野人故呼龜為元緒

示元度

蔡十字元度興化軍仙游人熙寧三年進士甲科為常州江陰縣主簿公

以女妻之參知政事張瑄薦其才由是沒用
元符中為尚書左丞卞託繼述之說迷誤主
聽紹聖以來竄斥善類皆卞密進劉子請哲
宗親批付外章惇雖凶暴而闇在卞術內而
不自知一切奉行卞使蹇序辰建看詳訴理
之議惇猶未豫應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
惇懼亟差官置局惇元祐初與司馬光爭役
法其疏及保馬之害卞每以此劫惇故每為
所制伏范祖禹劉安世元祐中嘗論禁中求
乳母卞指以為宣仁后有廢立意乞廢為庶
人哲宗不從○紹聖二年掖庭厭勝事作哲
宗召大臣謀之惇請召禮官法官共議卞曰
既犯法何用禮官乞掖庭置獄差宦者推治
遂廢元祐皇后鄒浩以諫冊元符皇后忤旨
卞即奏呂公著嘗薦浩浩以此詆譏朝廷哲
宗愈怒浩遂編管嶺南卞雖以紹述為名而

實訛薄神宗推尊安石薦常袂之子立上殿立以父秩行狀上史院有云秩與安石既去生民如坐塗炭識者知政事必敗等語哲宗指塗炭必敗四字曰尊戴安石至此則以神考為何如主乎即竄立遠方卞懼取神宗獎諭京東漕臣具居厚詔榜朝堂外示贊美元豐之政而陰欲彰居厚橫斂以符其歸過之誣其險巖至此

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圃鑿池溝吾廬碧水寒可漱溝

西雇丁壯擔土為培塿

華陽國志武都有一大夫化為女子蜀王納為妃无幾物故王

哀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襄公二十四年子太叔曰部妻无松栢注部妻小阜部扶荀反妻武作塿○謝安為土山亦公意扶疎三百株蒔棟最高茂不求鵝雛實但

取易成就

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鵩雞注鸞鳳之類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鵩雞實言梧桐竹

之類

中空一大地斬木令結構五楸東都來斲以遶簷溜

退之詩重遭五楸牽

老來厭世語深卧塞門賣贖魚與之游餒鳥

見如舊獨當邀之子商畧終宇宙更待春日長黃鸝

清晝

張明甫至宿明日遂行

初登張公門

張公恐是唐公

公子始冠幘於今見公子與我皆

鬢白山林坐笑語宛然在公側

一作我

豈惟貌如之侃侃

有公德憶公營瀨鄉

袁彥伯為謝安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惻歎曰

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別本瀨作懶初疑如康節安樂寓之類後乃知瀨鄉乃金陵地名距公所居不遠

故末章復有袁飯治城之約

許我歸作客我歸公既逝惆悵難再得

得子如得公交懷我欣戚漂搖將安往稅駕止一昔

袁公

四年為一昔之期注夜結期也

寤言且勿寐庶以永今夕何時復能還

裏飯治城宅

治城本吳冶鑄之所今建康天慶觀即其地按寰宇記晉元帝太興初以王導疾久

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而申地有冶金火相鍊不利遂移治城於石頭城東以其地為西園晉成帝幸司徒府游觀西園徐廣謂之冶城園是也又按建康實錄晉孝武太元十五年於城中立寺以治城為名至安帝元

興三年以寺為苑廣起樓榭飛閣複道延屬宮城謝安
每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志又按金陵故
事導疾遷治於縣東七里六朝有東西治每遇警急出
二治因徙又有東治亭晉太元七年立在縣東八里為
士夫餞別之所疑導疾時以古治遷東為二故公詩又
云欲望鍾山岑因知治城路此謂東治城也金陵故事
又有南治六所少府一司徒二揚州二鎮軍府一

杏花

石梁度空曠茅屋臨清炯俯窺嬌饒杏未覺身勝影

言花

影倒水中尤佳媽如景陽妃含笑墮宮井

陳後主避隋軍同張麗華孔貴嬪入景陽

官井中故此稱景陽妃

怡悵有微波殘妝壞難整

末句言水波而起花影亂○錢起

詩惆悵曉鶯啼
孤雲還絕巖

奉酬約之見招

君家段干木為義畏人侵馮軾信厚禮踰垣終褊心

史記

魏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

溪山一作川

寧有此園屋諒非今雨

過梅柳淨潮來蒲稗深種芳彌近渚伐翳取遙岑清節

亦難尚曠懷差易尋子猷憐水竹逸少愜山林

王子猷好種竹

曰不可一日無此君○王逸少既去會稽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以弋釣為娛

况復能招我

親題漢上衿

唐段成式與溫庭筠等唱和并往來書目之為漢上題衿大抵多閨閨中情昵事公

用主人同姓事疑
必出妾御佐酒

寄吳氏女子

介父二女長適吳
安持寶文閣待制

伯姬不見我乃今始七齡家書無虛月豈異常歸寧汝

夫綴卿官汝兒亦搢紳兒已受師學出藍而更青

諸本皆作

搢紳非也玉藻天子搢紳非人臣所當用據蔡邕傳云
多士搢紳公蓋本此說文紳系綬也紳他丁反○荀子

學不可以已青出於藍而青女復知女功婉嫕有典刑

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自吾捨汝東中父繼在廷

平帝王后傳為人婉嫕師古
曰婉順也嫕靜也鳥計反小父數往來吉音汝每聆

中父謂和父也
小父當是純父

既嫁所願懷

孰如汝所丁而吾與汝母湯熨幸小停丘園祿一品

鵲

傳毒熨注以毒藥熨搭病處此公自言舊疾稍平瘳

吏

○公以左僕射大觀文食會靈觀使祿故云一品

卒給使令膏梁以晚食安步而輜輶

願得晚食以當內安步以當車無罪

以當貴清淨以自娛戰國策願獨。楚王英傳使伎人奴婢鼓吹悉從得乘輜輶注輶猶屏也自隱蔽之車

山泉臯壤間適志多所經汝何思而憂書每說涕零吾

廬所封殖歲久愈華菁豈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芟荷

美花寶瀾漫爭溝洫諸孫肯來游誰謂川無舫姑示汝

我詩知嘉此林垆末有擬寒山覺汝耳目熒因之授汝

季季也亦淑靈

莊子外篇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公有擬

寒山詩晚歲作深造佛理。齊物論是黃帝之所聽也。注聽熒疑惑也。又人間世篇而目將熒之。注其言辨捷使人眼眩。公次女適蔡卞。今所稱季是也。班婕妤好賦承祖考之遺德。今何性命之淑靈。

王荊公詩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王荊公詩注卷二

宋 李壁 撰

古詩

贈約之

君曾寒而瘡我齒熱以揉無方可抹藥相值久無膠欲

尋秦越人

秦越人扁鵲也

魂逝莫能招

楚宋玉作九辯招魂

且當觀此身

不實如芭蕉

維摩經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

寄楊德逢

山樊老憚暑

莊子則陽公夏則休于山樊

獨寤無所適湖陰宛在眼

湖陰見元豐行注

曠若千里隔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圻

陳後山謂

公詩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圻乃前人所未道然退之南山詩已有或如龜圻兆之句

占歲以知

子將勤而後食穿溝取西港此計當未獲脩脩兩龍骨

豈得長挂壁晤言久不嗣作苦何時息

楊惲傳田家作苦炎天

不可觸悵望新春白

次前韵寄德逢

一雨洗炎蒸曠然心志適如輸浮幢海

華嚴經浮幢王香水海即花藏

海也又楞嚴經月光童子修習水觀見自身中與世界外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差別

滅火十八

隔

佛書有十八鬲子地獄鬲音歷釜也又佛告阿難阿鼻地獄七重鐵城七層鐵網下十八鬲周匝七重皆

有刀林七重城內復有劍林鬲八萬四千里於其四角有四大銅狗眼如掣電一切身毛皆出猛火其烟臭惡

世有臭物無以為比如是流火燒阿鼻城令阿鼻城赤如融銅俯觀風水湧仰視電雲

圻知公開霽後過我言不食

書湯誓朕不食言

翻愁陂路長泥

淖困臧獲

左傳成公十五年有淖於前注淖泥也。風俗通古制無奴婢即犯事者也臧者贓罪沒

入官獲者逃亡獲得皆為奴婢者也

明朝吾有懷如日照東壁

涅槃經佛心在迦葉

如初日之
照東壁

暮逢田父歸倚杖問消息渠來那得度南蕩

今已白

公有南蕩絕句

示張祕校

名軒民字仲明父

月出映潭底煙升隱墟落寒魚占窟聚暝鳥投枝泊亭
臯閉晚市隴首歸新穫佇子終不來青燈耿林壑

與呂望之上東嶺

望之嘉問也市易諸法悉其建明誤公多矣而公終厚之

不替也

靖節愛吾廬猗玗樂吾耳

元結傳天下兵起逃入猗玗之洞始自稱猗玗子洞在商

餘山西南八十里又元次山集有心規云元子病游世
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公聞之酹音多
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我鼻我目我口我耳
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
此元子引酒當夫曰適野無市喧吾今亦如此紛紛舊
勸君此杯酒緩飲之

可厭俗子今掃軌使君氣相求眷顧未云已追隨上東

嶺俯仰多可喜

後漢杜密傳同郡劉勝亦自蜀告歸鄉里閉門掃軌无所干及注云軌車迹也

言絕人事。方公盛時俗子紛沓而至徒使人厭之今居閒自無一迹公更以為愜也何以況清

明朝陽麗秋水微雲會消散豈久汚塵滓所懷在分襟

藉草淚如洗

據嘉問熙寧十年十月知江寧府元豐元年秋改知潤州二年四月罷旋落職衡替

免勒停此云微雲後云黜黜必是自京口過金陵見公時也次年正月即起知臨江意公尚能為之力耶是時公雖居閒而朝廷故多門下士也杜詩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

與望之至八功德水

鍾山之東有八功德水在悟真菴後梅堯記云梁天

監中有胡僧寓錫于此山中乏水時有虎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措之無難俄而一沼沸出後西域僧繼至云本城八池已失其一即此是也

念方與子違懽恍夜不眠

曹植秋思賦遙思懽恍兮若有道

起視明星

高整駕出東阡聊為山水游以寫我心懽知子不餽糟

相與酌雲泉

詩泉水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澤陂中心懽懽鄭注懽懽猶悒悒也○屈原傳衆人皆

醉何不鋪其
糟而吸其醕

邀望之過我廬

念子且行矣邀子過我廬汲我山下泉煮我園中蔬知

子有仁心不忍釣我魚

釣一作釣

我池在仁

一作人

境不與獮

獮居

獮注獮獮小獮也

亦復無蟲蛆出沒爭腐餘食罷

往游觀鱖鱖藻與蒲波清映白日擺尾揚其鬚豈魚有

此樂而我與子無擊壤謠聖時自得以為娛

莊子秋水惠子曰子

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以自娛何必同世俗之樂

聞望之解舟

子來我樂只子去悲如何謂言少淹留大舸已凌波黯

黯雖莫測

楚詞彼日月之昭明兮尚黯黯而有瑕注黯烏感切黯徒感切

皇明邁義娥

脩門歸有期京水非汨羅

韓詩倚振星宿遺義娥言天子之明過於日月也○宋玉

招魂章曰魂兮歸來入脩門些注脩門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魂歸楚都入郢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

法雲

建康志法雲寺舊在城外東北十里圖經云本齊集善寺齊世祖時為豫章文獻王

造也唐初因輔公祐之亂毀廢後復置為章義院又改為法雲院建炎兵火後寺廢今徙

置城內上元縣北

法雲但見春細路埋桑麻扶輿度餽水窈窕一川花一

川花好泉亦好初晴漲綠濃於草汲泉養之花不老花

底幽人自衰搞

誌公十二時頌陽餽空花不肯拋作意脩行轉辛苦古宿語渴鹿奔陽餽蓋誤

以為水也後山云扶輿度陽餽窈窕一川花雖前人未易道然學三謝失於巧耳。大安禪師云忽忽如渴鹿趣陽餽何時得相應去。岑參詩溪水碧於草。元微之詩年年祇見人空老歲歲何曾花不開亦此意也然花以泉養而不老人可不思所以自養哉

彎碕

殘暑安所逃彎碕北窻北

吳都賦左稱彎碕右號臨研闢闢名也正在建康南山之

南北山之北
蜀志法真傳伐翳作清曠培芳衛岑寂投衣挂青枝敷

簞取一息涼風過碧水俯見游魚食永懷少陵詩菱葉

淨如拭

少陵漢陂行菱
葉荷花淨如拭

雖當共新甘紫角方可摘

步月二首

山泉墮清陂陂月臨淨路惜哉此佳景獨賞無與晤埭

口哆陂陰

玉篇哆處紙尺
寫二切張口也

要予水西去呼童擁草蓐復

使東南注

韓詩謝病
老耕蓐

其二

跼月看流水水明蕩搖月草木已華滋山川復清發

古詩

庭前有奇樹
綠葉發華滋

褰裳伏檻處綠淨數毛髮誰能挽姮娥俯

濯凌波鞵

姮娥羿妻
李白詩盈盈

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若可越可惜凌波步羅鞵

○劉禹錫馬嵬詩不見
崑畔人空見凌波襪

兩山間

自予營北渚數至兩山間臨路愛山好出山愁路難

愁路

難言世路之難不若山中之樂也古樂府
有行路難○盧仝詩出山忘掩山門路

山花如水淨

山鳥與雲閒我欲拋山去山仍勸我還祇應身後塚便

是眼中山且復依山住歸鞍未可攀

題晏使君望雲亭

南康父老傳使君疾呼急索初不聞未曾遣汲谷簾水

谷簾在康王谷有水簾飛泉被岩而下者二三十派其深不可計其廣七十餘尺陸鴻漸茶經第其水為天下

第一三載祇望香爐雲

廬山記香爐峯山南山北皆有之其形圓聳常出雲氣故名香爐

雲徐無心澹無滓使君恬靜亦如此歟然一去掃遺陰

便覺煩歎漲千里

漲一作悵

歸田負載

一作戴

子與妻圃蔬園

果西山西出門亭臯百頃綠望雲纔喜雨一犂我知新

亭望雲好欲斲比鄰成二老

杜詩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莫嫌鷄黍

數往來為報襄陽德公嫂

語殺鷄為黍。襄陽記司馬德操嘗詣龐德翁值其上冢

徑入其室呼德翁妻子使速作黍須臾德翁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洊亭

金陵志洊亭在蔣山廢久矣余嘗過之公詩又云西庵水泠泠汾岡有洊亭

朝尋東郭來西路歷洊亭衆山若怨思慘澹長眉青
迸水泣幽咽復如語丁寧豈予久忘之而欲我小停歇
鞍松栢閒坐起俯軒櫺秋日幸未暮柰何雨冥冥

光宅寺

按建康志光宅寺本梁武故宅天監六年捨宅作寺昔雲光法師講法華經于

光宅每有華如飛雪滿空
而下講訖即升空而去

脩然光宅淮之陰

秦淮之陰

扶輿獨來坐

一作止

中林千秋鐘

梵已變響十畝桑竹空成陰

子虛賦飛纖垂臂扶輿倚靡注言美人等被麗服扶

楚王之輿也

昔人倨堂有妙理高座翳遶天花深

高座寺亦載雲光講

法華天花散落今講經臺遺迹尚存

紅葵紫萸復滿眼往事無跡難追尋

春日晚行

門前楊柳二三月枝條綠煙花白雪呼童羈我果下驢

霍光傳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欲尋南岡

一散愁緣岡初日溝港淨與我門前綠相映隔淮仍見
裊裊垂佇立悵去年時杏花園西光宅路草暖沙晴
正好渡興盡無人攲迎我却隨倦鴉歸薄暮

歐陽永叔詩綠陰深

處聞啼鳥猶得追閑果下驢○古樂府王獻之但度無所苦我自攲迎汝

新花

老年無

一作少

忻豫況復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以流

芳流芳不

一作祇

須臾吾亦豈久長新花與故吾已矣可

兩忘

田晝承君云頃為金陵酒官有荆公處老兵時來沽酒必問公之動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書院中

讀書時時以手撫床而歎人莫測其意也。○莊子田子方篇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別本有絕筆二字注詩後兩忘之句其超然無累又欲出莊生右矣

四皓二首

四皓秦漢時招招莫能致紫芝可以飽梁肉非所嗜谷

廣水渙渙山長雲泄泄與其貴而拘不若賤而肆綺園公

季內里先生夏黃公鬚眉皓白謂之四皓顏師古注云爾皓高士傳四皓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眩眩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馮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渙渙水盛也泄猶舒也。○揚子五百篇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拘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

其二

秦毆九州逃知力起經綸重利誘衆策頗知聚秦民顏
然此四老上友千載魂采芝商山中一視漢與秦靈珠
在泥沙光景不可昏道德雖避世餘風迴至尊嫡孽一

朝正留侯果知言出處但有禮廢興豈所存

始以避秦
隱商山終

以高祖嫚士義不為之臣故云一視也。始上欲易太子見四人者至大驚乃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太子竟
不易者良本招此四人
之力也故云回至尊

真人

子嘗值真人能藏毒而寧

莊子列禦寇篇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能納穢若

淨能易羶使馨能解身赫赫能逆知冥冥日唯汝心櫻

而汝耳目熒廓然而無營其孰擾汝靈神奇實主汝厥

通莫之令

知北遊篇臭腐復化為神奇

嘻子豈不知黃帝覺焦螟死

心而廢形乃可少聞霆顧今親遘之於吾獨剽聆剡心

事斯語自倣以書銘

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間生廢蟲其名曰焦螟飛而集于蚊睫弗相觸

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眇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醜師曠方夜撫耳俯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見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

若雷霆之聲。○莊子天地篇君子不可不刳心焉。

寄蔡氏女子二首

西清詩話云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

公游盡論古昔文字又以近製示坡坡云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公曰非子瞻見謏自負亦如此然未嘗與俗子道也據東坡推公與公自許如此而晁无咎續楚詞乃獨取公歷山思歸賦書山石詞顧遺此不錄又何也

建業東郭望城西隄

揚雄解嘲今大漢東南一尉西北一

十里一置五里一堠

千障承宇百泉遶雷

五祀有中雷王莽傳繞雷之固南當荆楚師古曰谿

谷之水回繞而雷也。

漢

青遙遙兮纚屬綠宛宛兮橫逗

司馬相如傳輦道纚屬注纚力爾反。○張衡思立賦亂弱水之潺湲逗華陰之湍渚注云郭璞注亂橫渡也逗止也。恐公合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蘭馥兮衆植竹二字而用之。

娟兮常茂柳蔦綿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

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兮念汝

遲汝歸兮携幼

記狸首之斑然司馬相如傳般般之獸般音斑文貌

其二

我謦兮北渚

九歌夕弭節兮北渚

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苦蓋

裏十

四年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披苦盖蒙荆棘
以來歸我先君注盖苦之別名○爾雅白盖謂之苦釋
曰白盖茅苦也又白茅苦也今江東呼為盖綠陰陰兮承
盖然則盖即苦也以白茅為之故曰白盖
字仰有桂兮俯有蘭嗟汝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白雲
臨清流而長歎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吾親
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去此殆指蔡
氏女之
念已也

夢黃吉甫

夢傳失之妄畫冀見而想豈伊不可懷而使我心往山

林老顛眴

揚雄吳新文臣嘗有顛眴
疾恐一旦先犬馬眴音縣

數日占黃壤舟與

來何遲北望屢懷怳西城薜花時落魄隨兩槩

酈生傳落魄無

衣食業魄音薄

歲晚洲渚淨水消煙渺莽躊躇壁上字期我無

乃廷

詩揚之水無信人之言人實廷汝左氏子無我廷

游土山示蔡天啟祕校

王直方詩話云夏畸道言蔡天啟初見荆公荆

公坐間偶言及盧仝月蝕詩人難有誦得者天啟誦之終篇遂為荆公所知○土山在上

元縣南三十里按丹陽記云晉太傅謝安舊隱會稽東山築此象之無巖石故謂土山有

靈木臺觀娛游之所安就帝請朝中賢士子姪親屬會土山

定林瞰土山近在眉睫誰謂秦淮廣正可藏一鰈

楊雄

方言鰈小舟音葉切
韻玉篇不載此字

朝予欲獨往扶僊強登涉蔡侯聞

之喜喜色見兩頰呼鞍追我馬亦以兩黥挾

范睢傳坐須賈堂下

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

斂書付衣囊裹飯隨藥笈脩脩阿蘭若

阿蘭

若一名法菩提場見華嚴經

土木老山脅鼓鐘卧空曠冀簏雕捷業

檀弓有鐘磬而無篳篥詩有替注捷業如鋸齒所以飾拘為縣也

升堂廓無主考擊誰

敢輒坡陀謝公冢藏椁久穿劫

陳始興王叔陵傳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

叔陵所生母彭氏卒敎求梅嶺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奔去安柩以葬其母藏椁見烘蟲注

百金置

酒地野老今行饁

謝安傳土山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

紆懷起東山勝踐

此

一作比

稠疊

安傳高崧戲安曰卿高卧東山諸人相與言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

卿

何於時國累卵楚夏血常喋

安傳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

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又云時強敵寇境邊書績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

算文武用命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庾翼病表子爰之行荊州刺史委以後任何充曰荆楚

國之西門地勢險阻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器

幹西夏之任無出桓溫者觀此則西夏即荊州之地○漢文紀云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師古注本當作蹀

謂殺人流血外實備艱梗中仍費調變公能覺如夢自

喻一蝴蝶

費調變謂桓溫逆節漸著莊子齊物論云莊周夢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歟

桓

溫適自斃苻堅方天厭且可緩九錫寧當快一捷彼哉

斗筭人得喪易矜怯妄言履齒折

溫病篤風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

輒改之歷旬不就會溫死遂已。左氏隱十一年天而既厭周德矣又語予所否者天厭之注於琰切今公作入聲使。謝玄破苻堅捷書至安了無喜色纂如故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履齒之折吾欲刊

史牒傷心新城埭歸意終難愜漂搖五城舟尚想浮河

檝千秋隴東月長照西州堞

安傳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奸諂頗相煽構安出鎮廣

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意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云云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又安先築埭於新城外後人追思之名曰召伯埭傷心新

城埭歸意終難愜指上所陳事也。杜塞蘆子詩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筆談云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爲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方典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卽詩以觀則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而唐德宗時浙江觀察使韓滉亦於石頭築五城不知公詩所指謂延州五城耶抑石頭五城耶細考上下文意疑是荆公觀石頭舟師遐想劉牢之渡河之據而云耳五城卽石頭城治城臺城苑城新城。隴東謂漢三輔隴西謂天水諸郡隴者所以限東西也今特指隴東者言公志在掃清關輔困於讒詖遠圖未就而死所稱月照西州堞其旨深其詞悲矣亦猶杜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之意也。豈無華屋處亦提蒲葵

簞碎金諒可惜零落隨秋葉好事所傳玩空殘法書帖

清談眇不嗣陳接恍如接

羊曇追思安誦曹子建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

哭而去。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費。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廼取其甚者，捉之，價增數倍。安作簡文謚冊，桓溫以示坐人，曰：「此是安石碎金也。」廣記：安學正書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又王僧虔云：「安正書入能品，隸行草並入妙品。」安傳：善行書，閣帖中亦有公尺牘，安謂王羲之，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談致患耶？」

東陽故侯孫少小同鼓篋，一官初嶺海，仰視飛

鳶跼窮歸放歎，段高卧停遠蹠，牽襟肘即見，著帽耳纔

摩

馬援傳：仰脉飛鳶跼，墮水中。歎段馬援事。莊子：讓王曾子緼袍无表，捉襟而肘見。唐代宗時禁

民皂衫摩耳數椽危敗屋，為我炊陳澁，雖無膏污鼎，尚

有羹濡筮縱言及平生，相視開笑靨

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挾注云挾箸也。

字林作笑。杜牧詩
笑靨還須待我開

邯鄲枕上事且飲且田獵

異聞集開元中

道人呂公常往來邯鄲有書生姓盧同止逆旅主人方
煮黃粱共待其熟盧生不覺長嗟呂問之具言生世之

困呂取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榮適如願生俯首即
夢入枕穴中遂見其家未幾登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

十年子孫皆顯仕忽欠伸而寤黃粱猶未熟謝曰先生
以此室吾欲耳自此不復求仕。莊子夢飲酒者旦而

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或昏眠委翳或妄走超躡或叫號而寤或

哭泣而魘幸哉同聖時田里老安帖易牛以寶劍擊壤

勝彈鋏

龔遂傳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彈鋏歸來兮食無魚馮驩事。

追憐衰晉末此

土方爰業強偷須臾樂撫事終愁慄予雖天戮民有械

無接摺

莊子是天之戮民也注意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在宵篇吾未知聖智之不

為拊揚接摺也

翁今貧而淨內熱非復葉子衰極今歲儻與鷄

夢協委蛻亦何恨吾兒已長鬣翁雖齒長我未見白可

鐻

莊子葉公子高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也歟。謝安夢乘桓溫興行六十里見一白鷄而止。列子

天瑞篇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齊書高祖恒令左右拔白髮隆昌王高祖之孫年五歲戲於床前帝曰兒言我是誰荅曰大翁帝曰豈有為人曾祖拔白髮乎即擲去鏡鐻祝翁尚難老生理

歸善攝久留畏年少譏我兩帖囁束火扶路還宵明孤

兔懾蔡侯雄俊士心懔形亦諲異時能飛鞚快若五陵

俠胡為阡陌間踈足僅相躡諒能交轡語喏予不能喏

左思吳都賦曰土壤不足以攝生注攝持也。漢灌夫罵竇嬰今日長者為壽乃致女兒曹咕囁耳語莊子形謀成光注謂舉動便僻成光儀令人敬已也。前漢游俠傳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注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玉班固東都賦馬踈餘足士怒未洩。喏許劫反合也玉篇張口兒喏音祛開也莊子秋水篇公孫龍口喏而不合天運篇予口張而不能喏

王荊公詩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王荊公詩注卷三

宋 李壁 撰

古詩

再用前韻寄蔡天啟

蔡侯東方來取友無所挾脩脩一囊衣偶以一書笈定
林朝自炊有匕或無策時時羹藜藿鑊大苦難變驕須
遂敢侮有甚觀駢脅

左傳僖二十三年重耳及曹
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之

澹然

山谷中變色未嘗輒始見類欺魄

列子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

注欺魄土人也又欺魄神凝形喪外物不能闕之

寒暄粗酬接從容與之語爛

漫無不涉奇經可治疾秘呪可解魔

漢文帝除秘呪

巫醫之所

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微言歸易悟

疾若髭赴鑷天機信卓越學等何足躡縱談及既往每

與唐許協

莊子列禦寇三命而名諸父執協唐許注協同也唐堯許由

揚雄尚漢儒

韓愈真秦俠

李翱答韓退之書還示云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云云此秦漢間尚俠行義之

一豪好大人謂狂知微迺如謀惟初造文字人惑鬼愁

懾

淮南子昔倉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所

劫故

秦愚初改臯新眊仍易疊

臯說文從辛從自臯人感鼻苦辛之狀秦以臯

似皇字改為罪○揚雄說以為古之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從晶從宜亡新以為疊字從三日大盛而

改之為

六書遂失指隸草矜敏捷

前漢藝文志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

三田 繆篆蟲書餘見吳長文新得顏公碑注○晉衛常

誰珍

壇山刻共賞蘭亭帖東京一祭酒收拾偶予愜

歐公集古錄有

周穆王刻石跋語云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
贊皇壇山上穆王登贊皇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
名○退之作石鼓時在東都歌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
此至寶存豈多又曰繼周八代戰爭罷無人收拾理則

那少嘗妄思索老懶因退怯侯方習篆籀寸管靜嘗摩

深原道德意助我耕且獵

揚子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人介甫字說序謂字聲形

皆有義又云教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天啟嘗助公檢閱修字說者

昔功恐

唐捐

福不唐捐普門品經唐捐虛設也

異味今得饁京師媚學子追師

嘗劫劫陸贏淮汴糧水餽湖海艤

莊子南榮越贏糧杜詩貧窮取給行艤

子遠求而近遺如目不見睫

史記越世家齊使者說越王曰吾不貴用智見毫毛

而不見其睫也

偽鳳易悅楚真龍反驚葉

尹文子楚人握山堆路人問何鳥欺之曰

鳳凰也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之楚王經宿死路人不遑惜其千

金惟恨不得獻王聞之感其欲獻已厚賜之○家語
葉公好龍壁皆畫龍形真龍為降葉公見而喪魄聞

子再三歎往往心不厭或自逸而走或吐而不嚼或嗤

元郎漫或訛白翁囁

元結自稱浪士及有官人呼為漫郎○李吉甫嘗謂白樂天為囁

翁

鑠金徒欲銷韞玉豈愁浥

鄒陽傳衆口鑠金積毀消骨○浥醖也樂天詩廩衆

生醖

賢愚有定分吐汝無喋喋

張釋之傳豈效嗇夫利口喋喋

跨鞍隨

我游曳屣聯我跼

莊子曳屣而歌商頌地理志趙地倡優女子彈絃跼躑注躑跟為跼

泉挹清泚跂石緣菟葉東陂數儵魚西崦追蛺蝶翳林

窺搏黍藉草聽批頰

爾雅注黃鳥亦名搏黍○唐人詩取批頰鳥壁剝扣頭蟲

黃

尋遠蓮鬢紅闕鄰杏靨荏苒光景流楊園忽無葉扶病

歸未久吾見喜寧帖褰裳告我去祿仕當隨牒

隨牒謂補選之

常牒不被起擢也

蕭晨秣歎段歸騎得追躡謂言循東路復出

西城堞行矣忍羈旅無魚勿彈鋏天閑久索驥駿足方

騰蹠

周禮天子有十二閑

長驅忽驕矜小浣亦勿慄鵬飛九萬里

勿借風一筵溟波浩難窮勉自養鱗鬣爵祿實天械

天械

出莊子

功名為接摺寧能復與我搖漾秦淮檝附書勿辭

頻隔歲期滿篋

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葉侯越著姓胄出實楚葉

楚有葉公諸梁食采於葉僭稱公

縉雲雖云

遠冠蓋傳累葉心大有所潛肩高未嘗脅飄飄凌雲意

強禦莫能懾辟雍海環流用汝作舟楫開胃出妙義可

發矇起魘

汲黯傳如發矇振落耳

詞如太阿鋒誰敢觸其鈇

盧藏用謂

李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

聽之心凜然難者口因嚼搏飛欲戕我

鍛墮今跼跼

選五君詠鸞翮有時鍛

忘情塞上馬

說苑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

人弔之則曰此安知不為福居數月馬歸而人賀之曰此何知不為禍

適志夢中蝶若金

靜無求在治惟所挾載醪但彼惑饋漿非我謀

陶詩時頗好事

人載醪祛所惑○莊子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經綸安所施有寓聊自愜基

經看在手碁訣傳滿篋

博物志堯造圖碁丹朱善之○邯鄲淳撰碁經

坐看碁

勢打側寫碁圖貼攜持山林屐

謝靈運登山步履

刺擿溝港牒

一枰嘗自副當熱寧忘策反嗤襦襪子但守一經笈

初學

記載程曉伏日詩云今世襦襪子觸熱向人家言嗤彼觸熱向人者而但自守一經笈也

亡羊等殘

生

莊子臧與穀牧羊而俱亡其羊

朽筴何足摺歡然值手敵便與對七

筴縱橫子墮局脇膊聲出堞樵夫弛遠擔牧奴停晏饁

旁觀各技癢竊議兒女聶所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慄熟

視籠兩手徐思撚長鬣微吟靜惛惛堅坐高帖帖未快

巖谷叟斧柯常爛浥

晉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圓
碁坐觀之及起斧柯已爛矣

趨邊

耻局縮穿腹愁爰棄

碁經有邊
腹關眼

或撞關以攻或覷眼而

摩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

或外示閒暇伐事先和變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

粗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總攝或僅

殘尺寸如黑子著靨或橫潰解散如尸僵血喋或慙如

告亡或喜如獻捷陷敵未甘虜報仇方偕俠諱輸寧斷

頭悔誤乃批頰

遜齋閒覽荆公碁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

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葉詩有垂成中斷之句是知公碁不甚高詩

又云諱輸悔誤是又未能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賈誼傳淮陽王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着面○襄公十

四年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游俠傳郭解以軀軺友報仇注軺謂借助也○蜀

志嚴顏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終朝已罷精既夜未五代優人敬新磨戲批莊宗頰

交睫翻然悟且歎此何宜劫劫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

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牒

陶侃傳諸參佐談戲廢事命取博具投之江○揚子

馬事博乎○吳韋曜傳時蔡頡亦在東宮
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无益命曜論之

晉臣抑帝手

拔侯何啻涉冶城子爭道拒父乃如輒爭也實逆德豈

如私鬪怯

杜預傳晉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棋問預表
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

強吳之荒淫驕虛宜亟討之○定公八年晉侯盟于剡
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敗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
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眎諸侯將
插涉佗拔衛侯之手及腕衛侯怒注云拔擠也血至腕
拔子對反○王尊常共子悅奕棋爭道○衛出公輒拒
其父莊公蒯賁事見哀公十五年○越語范蠡云勇者
逆德爭者事之末也○
商君傳民怯於私鬪

藝成況窮苦此殆天所厭如今

劉與李倫等安可躡試令取一毫亦乏寸金鑷

比丘鼻
毛被俗

譏嫌白佛
佛令蓄鑷

以此待君子未與回參協操具投諸江道耕

而德獵

白鶴吟示覺海元公

余於臨川得公此詩刻本有跋在後今附于此白鶴

吟留鍾山覺海之詩也先是講僧行詳與公交舊公延居山中詳有經論每以善辯為名毀譽禪宗先師普覺奄化西菴而覺海孤立詳益驕傲師弗之爭屢求退菴席公固留不可寤詳謫妄遂逐詳而留師乃作是詩焉白鶴譬覺海也紅鶴行詳也長松普覺也覽是詩者即知公與二師方外之契不為不厚矣景齊久藏其本今命工刻石兼書其所以云

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白

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
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為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為而怒
去自去耳吾何闕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
喧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邪吾方
捨陰而坐露

江淹傳好丹而非素論文章也

示安大師

道人深北山為家宴坐白露眠蒼霞手扶枕杖雖老矣

禰衡傳手持三尺枕杖以杖
箠地大罵曹操枕他活切

走險尚可追麕麕

楚詞白
鹿麕麕

兮或騰或倚麋
鹿屬麋壯鹿

踞堂俯視何所有窈窕樛木垂檟楂

木

詩注木下曲曰樛廣志曰檟楂其子甚酢出
西方內則云粗梨曰攢之檟楂一名蠶楂

深尋石路

仍有栗持以饋我因烹茶

示寶覺

宿雨轉歎煩朝雲擁清迥蕭蕭碧柳軟脉脉紅蕖靚
默卧如有懷荒乘豈無興幽人適過我共取牆陰徑

定林示道原

昨登定林山俯視東南陔但見一方白莫知所從來濕

銀注寒晶奩以青培堆迢迢曉靄中疑有白玉臺是夕
清風興煩雲豁然開嫦娥攀桂枝顧景久徘徊杖藜忽
高秋陳迹與子陪壯觀非復昔平蕪夜莓苔

我所思寄黃吉甫

我所思兮在彭蠡一奩寒晶徑千里

一奩言鏡奩也退
之月蝕詩徑圓千

里納汝腹此
言湖之潤也

天低紺滑風靜止月澹星渟尤可喜亦復

可憐波浪起琉璃崩顛湧巔繁萬斛之舟簸一簣超邑
越都如歷指岸沙雪積山雲委雲半飛泉挂龍尾跳空

散作平地水牛乳芳甘那得比蘿薦冥冥蔭演迤稍上

尋源出奇詭像圖釋迦祠老子

釋迦佛名淨政王太子入雪山修道證果老子

即周柱史老聃也

臺殿暗靄相重累石槽環除逗清泚松竹靚

深無虎虺其徒翛然棄塵滓雖未應真終適已

天台賦應真飛

錫以躡虛注謂得真道之人。莊周傳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

黃侯可與談妙理視棄

榮官猶弊屣每採紫芝求石髓我欲從之勸游徒穀城

公孫能若此

穀城公孫謂黃也

五老聞之當啟齒寄聲五老吾

念爾相見無時老將死

郭璞游仙詩粲然啟玉齒。廬山有五老峯。

寄朱昌叔

楚公有三女皆公女弟也次適朱明之仕至大理少卿昌叔其字也

西安春風花幾樹花邊飲酒今何處一盃塞上看黃雲

萬里寄聲無鴈去世事紛紛洗更新老來空得滿衣塵

青山欲買江南宅歸去相招有此身

李白晚歲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

焉之志又劉翬詩莫驚此度歸來晚買得西山正值春言晚應欲相依也下又有寄昌叔七言詩云買宅相招亦本謀指此句也

與僧道昇二首

昇也初見我膚腴仍潔白今何苦而老手脚皴以黑聞

有道人者於今號禪伯。勦汝以一句西歸。瘦如腊。

隋史志釋

迦之苦行也。諸外道邪人並來勦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勦奴了切惱也。

汝觀青青枝歲寒

好顏色。此松亦有心。豈問庭前柏。

庭前柏樹子。趙州和尚禪語。

其二

跋陀羅師能幻物

跋陀婆羅此云賢守守護賢德復守護衆生

幻穢為淨

持幻佛。佛幻諸天以戲之。幢幡香果助設施。茫然悔欲

除。所幻還為幻。佛力所持。佛天與汝。本無間。汝今何恭

昔何慢。十方世界本來空。受記豈非遭佛幻。

佛幻維摩受記事又

楞嚴經第五卷不取无非幻非幻
尚不生幻法云何立是名妙蓮華

贈彭器資

器資名汝礪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進士第一公早所厚晚立朝風節彌

卽無所左右贈詩時器資未入朝後以公薦而用

鄱水滔天竟東注氣澤所鍾賢可慕文章浩渺足波瀾
行義迢迢有歸處中江秋浸兩崖間遡洄與我相往還
我挹其清久未竭復得縱觀於波瀾放言深入妙雲海
示我仙聖本所寰楞伽我亦見髣髴歲晚所悲行路難

楞伽乃海上山下瞰大海佛說此經時指海為喻○佛書言難行能行難忍能忍

卷三
贈王居士

武林王居士與子俱學佛以財供佛事不自費一物

經言

布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意謂以財作佛事止為有漏之因耳又疑財本身外之物取其了此理而不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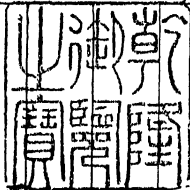
贈李士雲

李子山水人而常寓城郭毫端出窈窕心手初不著我聞大梵天擎跨雞孔雀執鈴揚赤幡落却淨無作佳哉子能圖可以慰寂寞相與驗其真他年在寥廓

洪昉禪師傳天

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時七寶器盛食即至若念衣時寶衣亦至昉既觀奇異備言其所見乃畫為屏風凡觀者驚駭

二十四扇



王荊公詩注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荊公詩注卷六至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戴垓

欽定四庫全書

王荊公詩注卷四

宋 李壁 撰

古詩

題半山寺壁二首

半山報寧禪寺公故宅也由東門至蔣山此為半道故以

半山為名其地亦名白塘舊以地卑積水為患公卜居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公以病聞神宗遣國醫診視既愈乃請以宅為寺因賜額為報寧禪寺寺西有培塿乃荆公決渠積土之地又按續建康志半山寺即公故宅也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

節固辭同平章事改左僕射未幾又懇求宮
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於白下門外去城
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游
諸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湖溝以行蓋未嘗
乘馬與肩輿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
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
垣輒不荅元豐之末公被疾奏捨此宅為寺
有旨賜名報寧既而疾愈稅城中屋以居不
復造宅父老曰今江寧縣治後廢惠民藥
局其地即公城中所稅之宅也

我行天即雨我止雨還住雨豈為我行邂逅與相遇

其二

寒時暖處坐熱時涼處行衆生不異佛佛即是衆生

華嚴

經心佛與衆生
是三無差別

定林寺

按定林有上下二寺上定林寺舊基在蔣山應潮井後按建康實錄上定林寺

宋元嘉十六年禪師竺法秀造在下定林之後乾道間僧善鑑重建下定林寺在蔣山寶公塔西北按塔寺記宋元嘉元年又置下定林寺東去縣一十五里南史何嗣入鍾山定林寺閱內典齊東昏侯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二事但

云定林寺
不分上下

衆木凜交覆孤泉靜橫分楚老一枝筇於此傲人羣城

市少美蔬想今困憊焚且憑東南風

南一作北

持寄嶺頭雲

談藪陶弘景隱居華陽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賦詩荅之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題定林壁

定林又有菴公嘗讀書於此此詩必題菴壁也

定林自有主我為林下客客主各有心還能共岑寂

移桃花示俞秀老

潘子真詩話云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詩人未知之荆公愛

焉手寫其一聯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於所持扇衆始異焉弟清老亦脩潔

可喜俱從

山谷游

舍南舍北皆種桃東風一吹數尺高枝柯薦綿花爛漫

美錦千兩敷亭臯

閔公二年重錦三十兩注以二丈
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晴

溝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漁舫山前邂逅武陵客水

際髣髴秦人逃

淵明桃花源記武陵人捕魚忽逢桃花林
夾岸續絳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

船從口入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自云先世
避秦時亂來此遂與外人間隔今是何世攀條弄芳畏

晚晚已見秦雪盤中毛

家語孔子侍宴於魯哀公賜之
桃與黍仲尼先飯黍而後噉桃

哀公曰黍以雪桃也對曰丘知之矣夫黍五穀之
長而桃為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也仙人

愛杏令虎守百年終屬樵蘇手

葛洪神仙傳董奉居廬
山治人疾不取貲使愈

者人植杏五株數年成林奉乃作倉宣言人買杏者不
須來報但一器杏償一器猶人有欺者猛獸輒逐之所

積稻復以施人余嘗至杏林故地即今太一觀是也○樵取木也蘇取草也

我衰此果復易

朽蟲來食根那復久瑤池紺絕誰見有

瑤池謂蟠桃言其說荒唐也

更值花時且追酒君能酩酊相隨否

古詩言服藥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

如飲美酒被服紩與素亦此意也

對碁與道源至草堂寺

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碁明朝投局日未晚
從此亦復不吟詩

書八功德水菴

詳見八功德水注

幽獨若可厭真實為可喜見山不礙目聞水不逆耳脩

然無所為自得而已矣

言見山聞水默與意會豈復有礙哉

放魚

捉魚淺水中投置最深處當暑脫煎熬脩然泳而去豈

無良庖者可使供匕箸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

陸璣草木

蟲魚疏遶東梁水魴特肥美語曰居就糧梁水魴鱖似魴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諺曰網魚得鱖不如啖茹

霾風

霾風摧萬物暴雨膏九州卉花何其多天闕亦已稠

天闕

建康山名
即牛首山

白日不照見乾坤
莽悲愁時也
獨奈何我歌

無有求

偶書

惠施說萬物槩特忘一句寄語讀書人
嗷嗷非勝處

莊子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撈嚴經周利槃特迦此云蛇奴
善見律又翻為路傍生有長者女淫奔他國思唁父母
中路生子因以為名或云過去世曾生蛇中其身隱然
有文如蛇或云禱於蛇神而生故云蛇奴曾為大法師
有五百弟子秘吝佛法不肯教人得暗鈍報以宿善故
遇佛出家五百比丘同授一偈經九十日不記隻字又
說其兄盤伽先得度而槃特賦性愚鈍為兄所逐出
門涕泣如來知其根熟付與掃帚日使掃地教誦掃帚

二字得前忘後得後忘前思惟日久因有發明曰掃除
喻八正道塵糞喻三毒垢掃帚義者正謂是矣乃令住
閤靜處端坐正意調出入息由心散亂一句伽佉不能
記憶且數鼻中出入息風入息為首曰入息一出息二
從一至十周而復始先入後出順生數先出後入順死
數一生一滅循環無端微細窮盡生滅無從息風亦空
心亡分別豁然開悟見息實相
本一妙明圓常之性乃成無學

即事二首

雲從鍾山起却入鍾山去借問山中人雲今在何處

其二

雲從無心來還向無心去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
歌禪

金定四庫全書
卷四
莫道無心便為道無心猶隔一重
關又大智發於心心於何處尋

擬寒山拾得二十首

牛若不穿鼻豈肯推人磨馬若不絡頭隨宜而起卧乾

地終不浣平地終不墮擾擾受輪迴祗緣疑這箇

莊子秋水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乾地平地說境不浣不墮不墮說自心也又心經疏云本圓自住體同太虛垢本何依淨從何立○寒山詩不省這箇意

其二

我曾為牛馬見草豆歡喜又曾為女人歡喜見男子我

若真是我祇合長如此若好惡不定應知為物使堂堂

大丈夫莫認物為已

此言結習易染雖宿命所好今生猶戀着也○小人役於物為物使

也故楞嚴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圓覺經譬如有人認賊為子其家財寶終不成就

其三

凡夫當夢時眼見種種色此非作故有亦非求故獲不知今是夢道我能蓄積貪求復守護嘗怕水火賊既覺方自悟本空無所得死生如覺夢此理甚明白

圓覺經善男子

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圓覺經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善男子如昨夢

故當知生死及與涅槃無起無滅俗人夢覺始知其空而不知世間諸緣亦皆夢也

其四

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

莊子

達生篇復歸者不折鑊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注由瓦無情故我終不嗔渠此瓦不

自由衆生造衆惡亦有一機抽渠不知此機故自認愆

尤此但可哀憐勸令真正脩豈可自迷悶與渠作冤讎

楞嚴經雖見諸根動要以一機抽○實積經煩惱性是佛境界觀煩惱性空是正修行○迷悶謂不識自心也

○僧問慶諸禪師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會即打破你頭

其五

若言夢是空覺後應無記若言夢非空應有真實事燭

燒陽自招沉溺陰自致念汝嘗驚魘豈知安穩睡

列子陰氣

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燭炳又浮虛為疾者則夢揚沉實為疾者則夢溺然詩意非列子所指也遺教經云黑蛇藏汝室睡當以持戒之鈎早併除之即可安眠

其六

人人有這箇這箇沒量大

馬祖語亮坐主有曰從生從死只是這箇南泉語黃蘗運

曰長老身才沒量大笠子大小生

坐也坐不定走也跳不過鋸也解不

斷鎚也打不破作馬便搭鞍作牛便推磨若問無眼人

這箇是什麼便遭伊纏繞鬼窟裏忍餓

僧問南泉只如亡僧遷化向甚

麼處去答云東家作牛西家作馬又問意旨如何答云遇騎即騎遇下即下

其七

我讀萬卷書識盡天下理智者渠自知愚者誰信爾奇

哉閒道人跳出三句裏獨悟自根本不從他處起

禪宗論雲

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云

其八

幸身無事時種種妄思量張三袴口窄李四帽簷長失

脚踏地獄將身投鑊湯誰知受熱惱却不解思涼

言人不能

破妄歸真滅去衆念死受諸苦皆由此也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其九

有一即有二有三即有四一二三四五有亦何妨事如

火能燒手要須方便智若未解傳薪何須學鑽燧

白雲端禪

師云一二三四五剩得大多六七八九十却少些子作麼生向定盤星上秤得恰好去大衆到頭霜夜月任運

落前溪○莊子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其十

昨日見張三嫌他不守已歸來自悔責分別亦非理今日見張三分別心復起若除此惡習佛法無多子

其十一

傀儡祇一機種種沒根栽被我入棚中昨日親看來方

知棚外人擾擾一場歎終日受伊謾更被索錢財

樂府雜錄

傀儡起漢平城之圍○心役於五根亦猶傀儡為人牽掣僧問如何是第三句臨濟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抽

牽全籍
裏邊人

其十二

李生坦蕩蕩所見實奇哉問渠前世事答我燒炭來炭

成能然火火過却成灰灰成即是土隨意立根栽

李生指土

雲也○圓覺經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亦復如是又偈云如木中生火木盡火還滅覺即無漸次方便亦如是

其十三

衆生若有我我何能度脫衆生若無我已死應不活衆

生不了此便聽佛與奪我無我不二四天王獻鉢

維摩經加

旃延問疾維摩云於我無我而不一是無我義注小乘以封我為累故尊於無我無我既尊則於我為二大乘是非齊旨二者不殊為無我義也○四天王各獻一鉢於佛佛以手疊鉢曰一即四四即一又諸經要集云佛將成道無食器四天王各獻一鉢即石鉢佛總受之以表平等佛以四鉢按之為一四鉢仍現比丘不許用此恐與佛等石鉢帝青寶鉢也

其十四

莫嫌張三惡莫愛李四好既往念即晚未來思又早見之亦何有歟然如電掃惡既是磨滅好亦難長保若令

好與惡可積如財寶自始而至今有幾許煩惱

其十五

失志難作福得勢易造罪苦即念快樂樂即生貪愛無

苦亦無樂無明亦無昧不屬三界中亦非三界外

佛書言世

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脩無上道難造種種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為江河是故佛說此等深可畏怖○志公歌任縱橫沒忌諱長在人間不居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其十六

打賊賊恐怖看客客喜歡亦有客是賊切莫受伊謾樂

哉貧兒家無事役心肝既無賊可打豈有客須看

古宿語客

來則接賊來則打○瑞岩常自呼主人翁惺惺
着莫受人謾○賊不打貧兒家祇林和尚語

其十七

有一種貧兒不能自營生若不作客走即須隨賊行復

有一種貧常時腹彭亨若有亦不畜若無亦不營

寒廬子詩

世有一種人不惡又不善不識主人翁隨客處處轉因
循過時光渾是癡肉癢雖有一靈臺何殊客作漢○漳

州羅漢和尚歌袒膊當宵打一拳直至如今
常快活只聞肚裏飽彭亨更不東西去持鉢

其十八

汝無名高者以見利貪叨汝無行實者以取著名高行

實尚非實利名豈堅牢一朝投土窟魂魄散逃逃

汝見利貪

叨故無名高汝取著名高故無行實

其十九

勇有孟施舍能無懼而已若人學佛法勇亦當如此休

來講下坐莫入禪門裏但能一切捨管取佛歡喜

圓覺經一

切衆生能捨諸欲及除憎愛永斷輪迴勤求如來圓覺境界於清淨心便得開悟

其二十

利瞋汝刀山濁愛汝灰河汝癡分別心即汝琰魔羅圓

成但一性一切法依他徧了一切法不如且頭陀心不離癡

即是魔境琰羅即閻羅之類也見地藏十輪經○瞋譬則刀山也愛譬則灰河也○佛經三性圓成實性依他起性徧計性○選李善注頭陀斗藪也言斗藪煩惱也

自遣

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底事春風來留愁愁不住庾信

集攻許愁城終不破盪許愁城終不開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

自喻

岸涼竹娟娟水淨菱帖帖
鰕搖浮游鬚魚鼓嬉戲鬣釋
杖聊一愒褰裳如可涉
自喻適志歟翻然夢中蝶

古意

采芝天門山寒露淨毛骨
帝青九萬里空洞無一物

華嚴

經帝青珠帝釋所寶玩此言天九萬里盡為青帝色也
○周顒傳指腹謂王導曰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君輩數

百人傾河畧西南晶射河鼓没

晶精光也牽牛之北為河鼓

蓬萊眼中

見人世歎超忽

麻姑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

當時

棄桃核聞已撐月窟且當呼阿環乘興弄溟渤

王母傳命侍女

取桃以玉盤盛七枚四與武帝食母自食三帝欲收核種之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土地薄種之不生○王母降漢宮遣侍女與上元夫人書云客主對坐悵悵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一時頃侍女回上元荅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援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世多指阿環為王母今擬此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也

吾心

吾心童稚時不見一物好意言有妙理獨恨知不早初聞守善死頗復吝肝腦中稍歷艱危悟身非所保猶然

謂俗學有指當窮討晚知童稚心自足可忘老

詩意若悟萬法

本空形骸肝腦非所吝也
○莊子宋榮子猶然笑之

無營

無營固無尤多與亦多悔物隨擾擾集道與脩然會墨
翟真自苦莊周吾所愛萬物莫足歸此言猶有在

病起

稚金敷新涼老火地殘濁挑枝煖渙忍散髮晞曉捉煩
痾脫然醒淨若遺身覺移榻歌獨眠欣佳恐難數

渙忍微濁

也晞乾也○孫休詔諸卿尚書可共
咨度務取便佳公所用欣佳亦類此

獨歸

鍾山獨歸雨微冥稻畦夾岡半黃青陂農心知水未足
看雲倚木車不停悲哉作勞亦已久暮歌如哭難為聽
而我官閒幸無事北窗枕簟風泠泠於時荷花擁翠蓋
細浪颺雪千娉婷誰能歌眠共此樂秋港雖淺可揚舠
前人固以荷花比婦人矣
但不若公語之清婉也

獨卧有懷

午鳩鳴春陰獨卧林壑靜微雲過一雨浙漚生晚聽紅
綠紛在眼流芳與時競有懷無與言佇立鍾山暝

無動

無動行善行無明流有流種種生住滅念念聞思修終

不與法縛亦不著僧裘

華嚴經起信抄中善行非福行
不動行无明流煩惱流欲有流

又四相生住滅○首楞嚴經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
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圓覺經不與法縛不求法脫

夢

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

成就河沙夢功德

車載板二首

凡車不祥鳥也
一名車載板

荒哉我中國珍果所不產朝暮惟有鳥自呼車載板楚
人聞此聲莫不笑而莞而我更歌呼與之相往返視遇
若搏黍好音而覲睨攘攘生死夢久知無可揀物弊則
歸土吾歸其不晚歸歟汝隨我可相蒿里挽法雲秀公
云平生生
死夢三者无可揀然要推知先後○崔豹古今注薤露
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
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于蒿里薤
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

其二

鳥有車載板朝暮嘗一至世傳鵬似鴉而此與鴉似唯
能預人死以此有名字疑即賈長沙當時所遭值洛陽
多少年擾擾經世意粗聞方外語便釋形骸累吾衰久
捐書放浪無復事尚自不見我安知汝為異憐汝好毛
羽言音亦清麗胡為大多知不默而見忌楚人既憎汝
彈射將汝利且長隨我游吾不汝羹哉

賈誼傳有鵬飛入誼舍鵬似鴉

不祥鳥也。荀子今夫猩猩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葢。捐書出莊子。

跋黃魯直畫

江南黃鶻飛滿野徐熙畫此何為者百年幅紙無所直

公每玩之常在把

鶻鳥舍切說文鶻鶻屬也

過楊德逢莊

攜僧出西路日宴昧所投循河望積穀一飽覺易謀稚

子舉按出咄嗟見盤羞飯新秔有香煮菜旨且柔

內則甘旨

柔暮從秀巖歸秣蹇得少留捧腹笑相語果然無所求

史記司馬季主捧腹大笑○莊子腹猶果然注飽貌也果音顚

王荊公詩注卷四